

鮑氏國策

五



縉雲鮑

彪校注

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
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
清河河間滹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宋州
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

襄子

簡子子定王

十六年

子三

晉滅智伯分

智伯帥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

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晉舊姓諫曰不

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韓人晉舊姓復來請

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狂狂也天性又

國策趙六

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

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

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

元作宣子欲勿與趙葭魏人亦舊姓諫曰彼請地於韓

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

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

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

趙請蘭元作蔡皋狼之地蔡非趙地皋狼在趙西河趙襄子弗與

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

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

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疎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

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安于簡子之才臣也

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其餘政教猶存

其定居晉陽君曰諾君謂乃使延陵君元作王此

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

案按同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宇府庫足

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皆以荻蒿苦楚瘡之荻在

爾雅蕭荻注即蒿又繁醜秋為蒿其高至丈餘君

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箬之勁二皆

不能過也君曰夫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

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

質發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

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

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

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

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元作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

守矣欲以城下謂將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

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

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

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

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

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粗同

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
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

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日既遣入晉陽張孟

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

與文在在遇智過智過一作果轅門之外以車為

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智君

伯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

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

人所親之言親與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

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

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三年矣

且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

智過曰不殺則遠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

魏栢子之謀臣曰趙葭韓補康子之謀臣曰段規

一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

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

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

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

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

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

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

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襄子曰

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

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補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左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

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

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謂明也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其目中之

謂明也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其目中之

謂明也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其目中之

謂明也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其目中之

智伯從韓魏兵從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

一元作不沈者三板却疵晉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

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却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

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

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

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

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

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

今且將拔矣夫二元作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

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

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而

解於攻趙也同解懈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

交爲君惜之趙而同出却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

交爲君惜之趙而同出却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

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

君視疵端而趨疾規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也郊疵

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

反矣彪謂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龜者至以謀臣之言質人以反夫非和昏

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不振今復發之

乃稱簡之塗士稱者其於也此以告襄子曰昔者

前國地君之御類御則之安之有之曰五霸之所

以致天下者約字行兩主勢能制臣約者自無令臣

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

不為近大夫今日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

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難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

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

而眾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

為然襄子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

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

而相嫉必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

雖欲決也一而猶愴然明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

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為何如對曰死僂

僂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名見使於國家安社稷

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備用也君曰子

疑當作任

從事乃許之

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張孟談下

著者也便厚以便名

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納

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

趙地故曰賢

人之行明主之政也

此美子耕三年韓魏齊楚

負親以謀趙

言五國昔約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

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

言分地多

自與韓魏嘗以為

而今諸侯

行孰謀我為之奈何

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

君自舍臣於

廟授吏大夫

授談之吏以為大臣試計之君曰諾

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

必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

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通趙之謀臣而其妻子

疑以為厚趙也慮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

難不願萬死出入行神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

出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亦有道孰能

孟

晉畢陽

畢萬之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

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

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

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

脩其容色吾其報智氏之

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官塗廁欲以刺襄子襄

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杆

杆鉞同

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

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

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
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
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
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
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
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
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
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
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
質而事人而求絀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
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

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
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
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
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
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補中
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
臣國士名蓋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報之襄子乃喟
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衍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
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
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
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

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

所望也言有此心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

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

可以報智伯矣呼而自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

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

天下後世之為臣使它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

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

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

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郭君善善焉輩者與

烈侯襄子孫元年趙侯將不許趙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趙侯將不許趙

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罷則

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

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

將知趙利之也必轍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

已

肅侯成侯子元年王中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秦傳言

其弟成為相號奉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

陽君妬嫉賢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

禮婦人死曰捐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

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

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

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

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

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

秦為兩敵

為趙敵

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

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

國常苦出辭

苦言其力斷絕人之交

橫人蓋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

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陰陽言事止有兩端

指謂從橫

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檀裘狗馬之地齊必

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

可使致封地

封內地

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

封侯夫割地効實

實如禮

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

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

國策卷六

九

李昌

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

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

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

皆以地與秦

宜陽効則上郡絕

并州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

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

秦紀注亭名在霸陵

則南陽動

者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

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

踰漳據峯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

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

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

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

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

趙言秦於天下然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

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

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

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韓魏不能支秦

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猶射

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夫

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

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

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

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

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固已見於曾中

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

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

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補破

必矣今補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

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

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

高臺榭補臺有木曰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

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後有長庭

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粹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

日夜務以秦權恐喝元作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

之孰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
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
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
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
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
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
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
守雲中并州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
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
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
南此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
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
秦也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

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
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
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
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償元作償無異義
今並從前作償秦必不

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
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
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
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

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說燕後彪謂從
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

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
償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
其頭目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如水
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

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夫其心不一者非明計智
算也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
名實而為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
使諸侯之智少靈於建難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
能圖併吞之舉耶儀謂秦地形勢便兵強之士武足
以橫天下然則天時人和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
無與於興亡之數乎雖然一縱一橫皆一偏之論
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定而非所以論於
此時也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

秦乃者過柱山蓋砥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其一

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

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

也是故吾事也事猶吾所苦父金銛然自

入鐵銛言鐵之利害銛則而出夫人者人謂木屑自

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元作臣為鐵銛

者乎無有言得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丙申

齊破燕之喻也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

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

矣分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得地近

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

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以燕以趙輔之

與之易地也天下憎之強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

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

今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

於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大王收率

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函谷關十五年矣

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

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

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高紀注督今

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

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

而心忿憤亦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元作君有敝

元作甲鈍兵軍於滹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彛紂之事敬

國策卷之六

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

蘇秦之計秦補榮惑諸侯也猶眩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今車裂於齊之市夫

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

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

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

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

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

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滹池約曰四國為一

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

以聞於左右臣竊元作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

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

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

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

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

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

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趨促

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

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年

也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

也此使時諸侯感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見從心不與

也此使時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趙故儀也武

也以折儀其恐喝之說加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非

天下之心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又北之趙

冷向謂強國趙曰不如今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

韓秦市齊王聞欲求救宜陽必効縣狐氏地缺韓欲

存宜陽必以路涉地缺端氏屬河賂趙秦王武欲得

宜陽不愛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且拘

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樽里疾茂不還秦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間居肥義趙相也餘侍坐曰

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念簡襄之迹計

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

明主之長錯猶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

便事之教動而補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高為人臣

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順也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

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無能察此敵弱者與弱為敵

謂胡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

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

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

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

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言定

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于羽

國策趙策第六

十一

許

以服人亦異於俗而禹祖入裸國非中國之禮非以養欲而樂

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

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

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

焉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

雖歐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

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

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

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

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

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

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今胡服之意非

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猶事成

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

輔公叔之議與之論此所以輔之且寡人間之事利國者行無

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

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

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

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

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

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

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

所義行也以中國為行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

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

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

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

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

以兩臂交錯而越之民也即漢東黑齒雕題

以草染齒為黑雕題者鯁冠秫縫鯁大點以其皮

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

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

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

之言女工

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

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

異俗異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己

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

所宜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注安平

涇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

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

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

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

以備燕元作其叅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叅錯居其邊地且昔

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畧而襄主兼

國策趙六

十一

宋影

我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

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累同引水圍鄗屬常

山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

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

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

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

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

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補而君

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

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蔽猶國之祿也祿猶臣雖

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忠無過

罪過者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朝俗當猶古之

道也衣服之常禮之制也循元作法無愆民之職

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

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

世俗之間言其言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

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

始也言其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

教而政行政言治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

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

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

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民之職也知

學之人能與聞遠有所聞則達於禮之變能與時

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

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

國謂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有此兩者

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

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

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

民而教習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

功依循依慮經而易見也徑以步今

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

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
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
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
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
處義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
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
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施禮便國
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
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屬魯國言二
無奇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

國史趙六

十九

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

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故聖與俗

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

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

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記十九

趙諫詞彪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

已而有所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

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

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

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

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
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皆道子之孝

故寡人問子以璧

問以禮遺之

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

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

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

難危言有危苦之節

忠可以寫意

寫猶宜

信可以遠期

元作

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

行

音去

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

先計而

佚

夫而不

補

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

窮言盡事之情

故寡人

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

元作

周紹曰王失論矣非

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

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

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

國策趙六

二十

六

以易於位

係位而行

不

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

教而不快

縱謂

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

無一焉隱中不謁

疑與

趙造

諫本

一說

實此

臣之罪

也傳命僕官

傳附同此

也僕猶辱

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

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

於王之

補

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

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

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

溺苦於學

溺苦皆勞也勞於學

以無導之者故也

事君者順其意不

逆其志事先者

先

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

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

補

以事寡人者畢矣

矣

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禹寡人與子不用人矣

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也猶具劍黃金師比詳

蓋衣章主術訓武靈王貝帶翊翊而朝以傳王子

趙燕後胡服服後於衆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

微諫而不譁謹也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

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

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

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慈寡人胡服

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以

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

燕公族也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

國策趙六 三二 李軍

命胡服前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

辱教更猶反侵辱刑也言已宜王之惠也臣敬循

衣服以待今日也

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居此牛贊趙人進諫曰國

有固籍固言不變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

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

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使其用者此言本易

其難今民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

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

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

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

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而變俗也視俗

窺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居胡之南陽也

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北居胡而用趙兵

非其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

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交猶城

境封之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元作後

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不可以

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胡吾聞信不棄功

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宗人之事非子所

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今乎至遂胡服率

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踰九限之固

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王十一年

韓魏攻楚殺唐昧此二楚王懼昭應奉太子以

委和於薛公懷太子質於齊使主心欲敗之乃結秦

連楚宋之交今仇赫元作郝相安樓緩相秦楚王

合元作禽趙宋楚與二齊元作之和卒敗楚得二國

與齊趙使仇元作仇赫之秦請相趙人謂

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時已公不若陰辭

樓子辭告請無急秦王昭王言不為秦王見趙之

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是事而不成

以德樓子事成此以史補魏冉固德公矣

十年此二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

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

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兵

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元作楚之智山東之愚

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走獸名禽不知

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

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

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救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

國策趙

遠矣願王孰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

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亡之今南攻楚者惡

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

休而復之休罷兵已五年矣先是秦取漢中取攘

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王趾而見寡人必

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秦昭必為楚攻韓

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

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殺使之趙以燕餌趙

言趙欲與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秦之

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

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

地餌燕

之說故不救韓亦韓不待伐割挈馬克而西走割

離三晉之策也疾於馬克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兵

言其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字割挈

馬克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

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秦視趙在其以強秦

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割必深矣

秦割國之舉此舉謂趙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

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

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

怒而循攻楚循前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

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

國策趙六 二四

王恐其即多割楚求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

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

山戎戎近秦伐韓梁之西元作邊秦見三

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字而多求地彪謂從橫

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効已見是以知張儀之

是其計之不明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

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

主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今我不順齊伐秦

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韓魏告急於齊

齊不欲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必以

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

趙為舜以趙不順齊則不補伐秦者趙也韓魏必

怨趙齊之兵不西秦不伐韓必聽秦違齊韓必聽秦違齊畏秦違齊

而親秦親韓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

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元作西

日者言昔樓緩坐魏時欲離齊魏三月不能散齊

魏之交言二國本親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

敵秦也罷疲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

攻秦韓魏齊是俱敵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

以未講元作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此

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饒中山而取地也

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

而孤所樂中山必之我之猶已亡中山而以餘兵

與三國攻秦是其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適合齊魏今魏趙恐

請効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教子欬或者教之

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合秦故故欲効地於魏

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

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

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齊魏雖勁無秦不能

傷趙魏王哀聽是輕齊也亦惡秦魏雖勁無齊

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

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

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

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趙攻中山取扶柳

都五年以擅呼沱擅言固齊人戎郭宋突雖齊人而倍齊

謂仇赫元作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元作塞武后時字耳

此今並從古中山案此言於齊紫猶曰四國趙與三將

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地缺蓋章子齊聞此必

効鼓音鼓里是也濟南又有二鼓

腹擊仕趙國人為室而鉅荆敢楚人言之主謂腹子曰

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

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

國策趙六

二十六

宋論

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

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曰主君主其故在

蘇子元作秦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某元作家貧

親老無罷車駕馬罷疲同猶敝桑輪蓬篚羸元作

滕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足重繭繭足

也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

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

事允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

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

役郭門門開後至不藉席無所得藉謂寄宿人田

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關曰

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

物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

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

竊以為土便勝也此喻不切於充之事今君殺主

父而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則其宗多死者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

卵君聽目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

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

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

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

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

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

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

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

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貸先生厚用言使充厚而用

之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寶真

隋侯珠和氏之璧卞和於楚文王者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從

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即下東武城孟嘗君

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

者馳之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借衣者被之

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

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

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

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
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
王悟而知文嘗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謹使遣
之辭可全而歸之

齊欲攻宋此歷三十八年秦令起賈人始禁之齊乃援

元一作趙以伐宋以趙自助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

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策見之無功留天下之兵

於成臯而陰講從元從才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

其怨解秦怨而取封焉非封地魏王昭不說之齊

人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

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李兌於趙故五國伐趙此設

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齊逐李兌講

昔齊不伐宋者先也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

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

則今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

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成屬涿郡又

太山鉅平負蒿地缺葛孽元作薛趙記注在鳥丘為

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密

同魯上封其子死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

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如王言如王若用

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

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

燕趙之前虛國謂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

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

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

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元作岷從

同處於趙既下皆齊人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

珉處趙意別有謂魏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

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史稱文去齊如魏在閔

其如魏以齊王驕也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

為大客皆齊人之王顧元作可以反疑於齊乎齊用

之所不善失在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此下此士

魏也安可疑齊其欲事王齊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

則又臣願王之亟元作聞魏與魏而無庸見惡也

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推猶移願王之陰重元作

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

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

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三國

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臣故

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私則所謂無使

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州皆以

趙劫韓魏此下皆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

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徧

秦以事王自以見徧徧於秦也秦於天下有而不致

徧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攻也

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為齊姑因舊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

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

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

秦之毀也不以為毀秦利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

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

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太子為王

及走史不書太子為王與而走必王若復攻之其

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為

足下使公孫衍說秦陽君秦從時已言奉陽死

子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可早定也為君慮封

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又貪韓魏危近秦燕楚

僻元作中山之地薄莫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

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怨深殘亂宋德元作大齊定

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之唯得

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臣願足

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

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許之而未循有燕以臨之

循言與燕順臨猶制也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實也王

不徒甘之必或制之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實也王

許之封而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

君蓋趙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言

齊又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

望也

與國趙也言奉陽

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

觀趙

觀言其無所事

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蓋潰潰齊也

天下之易也決猶制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

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

楚僻

元作正蓋僻四聲近匹又訛作正也

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

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

元從才從

於秦楚

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

闕

曰臣已為

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

爭一作事爭先事之

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

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

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

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

患矣

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

國為一也

若不得已而必講

以無講故六則願五

國復堅約

同伐秦也先伐

五國

補兩

願得趙

時趙

足下雄飛

雄者衆

與韓氏大吏東勉

元作

齊王必

無名禁

珉也

元作珉下同前齊嘗使韓魏處趙

之諸國必無辭

使臣守約若與國

秦本非與今講

有倍約者

倍並

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

必使之如與也

五國復堅而偵

音背

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

五國復堅而偵

音背

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

堅約而講此因舊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

也必有觭元作畸下同重者矣觭言有一俯一仰曰後合與

觭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

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趙無所凡之也

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

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衍內之國山東皆負海合負

親之交天下嘗橫而親秦矣以據中國而求利於

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

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

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納之復合衍公孫

行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使合之交兩王秦王賁韓佗之楚元

國策趙六

三二

李仁

曹此皆秦人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

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

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魏據猶而求安邑

秦求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

伐抱安邑而倍秦比倍益也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

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它止得安

邑趙已勝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

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

攻魏伐齊得之則珉為用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

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之交鋒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

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與

安邑而塞女戟地缺韓之太原絕下軹元作道南陽

而元作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於

秦爍猶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

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元作曹

屈三晉破也而兵東分於齊兵分謂魏秦按兵攻魏取安

邑此與上始用兵而攻收同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

救魏按謂安然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補兩字與秦爭

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合秦合國在謀之中

在秦謀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又天下爭秦秦

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

山與勝焉勝中山之後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此

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

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

魏以成取陰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

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

雨時農夫登穀穀熟曰登年穀豐盈眾人善之而賢主惡

之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致之故今足下功力謂戰伐非數痛加於

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

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言行之不疑以秦為愛

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

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捕

遂以為也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愛已也

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代恐天下

之驚覺故微伐補韓以貳之疑恐天下疑已故

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

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為德故終伐之其代之亦欲以

吞周而非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議猶必

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

晉國謂是恃元作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

魏滅魏滅而禍及於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

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

國策趙六

三四

三昌

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故今燕盡韓之河

南其地言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三百里

自此皆距屬金城下五百里秦盡

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國謂邦屬而壤挈者言

秦所取挈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之

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

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屬雁非王之有也今踰元

魯勾注禁常山而守守猶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

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不

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元

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齊楚魏

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取太

武王作盤屬之讎詐屬伐趙於酬五國之

兵有日矣齊元作同乃西師以禁秦國禁閉使秦

發令素服而聽以今喪禮自居也反温軹元

河內並屬高平於魏高平屬臨淮反三公什清於趙

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渤海有三

皆近趙張儀傳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則什近

有清留後志中半注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為

上交以其有志今乃以邱罪取伐邱抵同臣恐其

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補天下必以王為

得齊齊補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

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弱下至齊慕王

以天下收之故收言下也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

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

熟圖之也趙惠文王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為質於秦而請內

焦弘農陝東郡有黎牛狐之城缺地以易蘭離石

祁於秦趙元作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昭怒令

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

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

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先王及其社稷之不能恤

安能收恤蘭離石祁平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

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

國策趙六

三五

三

易

史無

伐趙攻閼與

後志上黨

趙奢將救之

十九

年

破秦

魏令公子咎以統師居安邑

以挾秦

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

制之

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

魏廉頗

救幾大敗

秦師

秦師

剪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

同鄭人

博之士

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

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

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

仰天而笑之曰

也

兵固天下之粗喜也

粗喜也

昭王暗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

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

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

王曰然則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一

珠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

荆成荆范唯傳注古勇士又慶卿古字通應訓荆

有仗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荆斬非也又

或子慶忌是躡慶廉手搏兒虎外無弓弩之禦不

出宿夕夕一宿一夕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

王之境素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

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守圉亦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

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甚高然自春秋

知五之事下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論也

知五之事下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論也

樓緩將使伏事伏猶隱也將山使恐王疑之於辭曰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之

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

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

公子牟夷宋公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莊十年注肉食在

善宋宋王惡公子牟夷宋元作然之

補之字言牟夷之翻而文張以今臣之於王非宋

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

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

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候者來言而王弗

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此言奸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蚤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

三城合元作今唐屬秦高唐屬平平原陵地城市

邑五十七平原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

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

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

與齊此夫夫辭也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

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也彼今君以此與齊而求

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

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公守燕之通谷要塞

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

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

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

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

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其於奢也

不然奢於燕非仇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

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

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

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

杜猶拒曠日持久兵相持日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

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敝羽毛謂箭翎即裂字府庫倉廩虛

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

之兵無明此者矣是元作夏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

衍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雉果如馬

國策趙六

二十八

臨

服之言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名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強趙以

奪齊之霸人之情也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之稱魏策無都平之稱

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至孝成乃

攻燕復相也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

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

食輓賃賃所稅於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

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

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

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

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夫吳干之劍

王使干將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

薄之柱上而擊之薄猶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

之質以石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

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難

之類不夫無元作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

刃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元作竿鐘蒙須

之便鈎竿與桿同集鈎竿與桿同集鈎竿與桿同集

草為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

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鐘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

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

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

以集兵三萬集言平海國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

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

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言以三拒數十萬

所破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

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此言雖衆猶不今

者齊韓相方方猶此而國圍攻焉兩國或豈有敢

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

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索猶圍千丈之城不

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而野戰不足用也

既不能圍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下

亦不可戰息單不至也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

息單不至也期少多商敵為數耳單也

奇兵也奢也以衆歸衆正兵也論兵者當以正爲常而用之則務出奇奇不可論也軍也相於即正之勝欲以奇爲常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

孝成王

惠文王子元年 魏王五十年丙申

趙太后

惠文王威后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曰必以長安君爲質

長安君母弟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

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

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官名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

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

不得見久矣竊自怨

久不見宜得罪

恐太后玉體

之有所郤也

郤即同以已病足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怨及人也

故願望見

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

國策趙本

四

史記

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

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

師公曰老臣賤息

息其子

最少不肖而臣表

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

又謂之服所謂袿服

皆着卓衣以衛王宮没死

没者沈溺無見之辭

太后曰敬諾

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

託之

死則填壑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

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

異於丈夫而有甚焉

對曰老臣竊

以爲媼之愛燕后

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

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

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甚

遠也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

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

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

微獨趙非微借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

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

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鞅重

器多也重器謂名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

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

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

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

國策趙六

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

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

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

況人臣乎趙記元年有慮謂觸警歸殺晉以從

於於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是耶士有焉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穀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

穀地近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

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日者秦楚

戰於藍田秦惠文後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

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

疾吾將代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韓必

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

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補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十

七入朝者也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

告上黨之守靳黈元作黈字書無此字下同曰秦起二軍以臨

韓韓不能支今王桓令韓興兵恐守不効地故以上黨入

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

言挈瓶之智挈瓶之智人之智不失守器所守之器謂瓶王則有令

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元作猜焉嫌其不能守臣請

悉發發兵守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

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

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

國策趙六

四二

文五

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

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

惟王才之才則裁同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豹是

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去召趙勝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

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

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

之利無故得利聖人以為禍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

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

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

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

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

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缺其死士皆列之於上

地韓之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

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

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

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

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

坐而得城七十補此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

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使

臣勝有詔秦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

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

馮亭垂涕而免元作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

國策卷六

四十三

守地

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

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封不義三

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

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

今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

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

禹入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與故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

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寡人使卷甲而趨之

也襲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

女從虞卿曰夫言講從

書兩字互用今以術名並作講

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聽且否由之

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

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

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

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

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也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

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

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

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

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

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

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講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以何事朝秦而講以六城此策趙計未定樓緩新從

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樓緩辭讓曰此非衍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

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

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

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

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稱是不隨

也子之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表

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

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

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

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

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飾辭此下衍秦既解

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

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

不遺餘力矣必以盡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

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

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

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

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

是而誠不補知秦力之所元作至此彈丸之地猶

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

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

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

八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

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

爲啓關通幣元作齊交韓魏使其交土獨不取於秦不爲秦王之所以事

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

樓緩之言告虞卿補兩虞卿字曰樓緩言不講來年

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

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

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

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不至失

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我以六元作五城收

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

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

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

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

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而挑

秦禍也史註挑戰為致師則與之則無地而給之

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

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行愈強

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且秦虎

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

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

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

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

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

將因強而乘弱乘猶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

勝補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

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

瓜分之破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

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

秦也為秦計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

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

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

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嘗爭得王六城并力而

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

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而與

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建與之

國策卷之七

四十七

一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

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秦既解邯鄲與今所

倦而歸乎上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從

秦來止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

之逃去彪謂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不當趙以四

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魏奪氣

樓緩願講秦以偷須臾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

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辯士策必中計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

秦止於蕩陰屬河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

則行它國間入邯鄲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

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

帝以齊故由齊不稱今齊行閔王字今益弱方

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

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謚非秦必喜罷兵去平

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嘗仲連適游趙會秦圍

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

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

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

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

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

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

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謂齊國其人在

國策卷六

四十八

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也而見之於將軍辛垣

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

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

之矣泄言已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

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

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

為久居比元作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

鮑焦周之介士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

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

亦然今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

計功受爵時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彼則肆

所虜獲

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連有赴東海

而死耳元作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

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

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

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

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

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

將柰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

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

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

國策卷六

四九

合十

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

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

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

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

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

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辛垣

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

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

昔者鬼侯徐曰鄴縣有九鄂侯鄂屬江夏文王紂之三

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

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謂然

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牖里在百日而欲令之

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

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策馬也謂魯人曰子將何

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

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

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行于莞鍵莞鍵納者示不敢有其

國攝衽抱几凡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

朝也魯人投其籥籥籥同關下牲不果納不得入

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

倍言背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

國策卷六

二十

魯

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

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

死則不得飯舍舍此謂死然且欲

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

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

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

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

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

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

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
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
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
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
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
曰所此元作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
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
謂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用囊辯者之囿也太
史公贊之與矣夫說人者不可一
若觸讐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
能濟天下之務不然諛且懷矣

國策趙六

卷一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

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

不闔一卒不頓一戟頓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

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

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聞

補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

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

尊所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補故夫君封以東武城

不讓無功不以無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

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

其功與平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

乃不受封趙國之半劇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

哉然因人成事亦有桑榆之收不可忘也虞卿之請帝王懋賞之舉孫龍之辭明若讓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

秦攻魏取寧邑

秦昭五十年法寧魏地也徐以爲趙非也後志朝野有寧鄉蓋秦國邯鄲

魏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

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

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

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

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

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曰猶辯士也大王可試使

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

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

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

國策趙六

三三

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

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

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

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

之請奉而初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

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

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

謙辭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

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華陽

母弟則非戎六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行使

之便於體膳嗜之噍於口者集韻噍可食未嘗

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

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

不翔刳胎焚夭天必同也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

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

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

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

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彪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今如見晉

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

之事何甚似子同叔子也毅其深於春秋者乎是

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警同傳可也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字衍以友之茅舉元作舉茅為

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

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

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

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招元作招

謂皮相國趙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趙幸臣

涉孟蓋為橫者與建信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

功也齊不從建信君此從如字知從之無功建信者安

能以無功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不能以無功惡

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為從無功則

分齊齊雖不為從然與秦爭衛則是強畢矣言建

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分其地則強畢矣信圖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見秦合元作齊秦見

與齊合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今秦

之善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與無功焉知哉

趙知據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能成所擇也

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魏臣秦而衛兵亡其比陽屬

陽為之亡魏之師以危之而梁危河間封不定

而趙元作危文信不得志文信也

莊襄元年封此十七年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

趙韓魏趙之與今魏耻未滅言嘗分憂趙患又起

也信文信之憂大矣晉之憂三齊不從不與山三晉

之心疑矣不可合之憂大者不計而講元作衛名下

待於秦不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

國策趙六

五十四

凡必割地今急於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

秦待楚魏齊趙必俱亡矣此說欲趙以一河間廣此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為人必語從我為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

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

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

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

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

王亦過非虞卿之所言為皆不倍道

矣唯不能必趙聽已從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受害

也之形

平原君謂馮忌後稱外臣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

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

乘七勝之威趙勝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

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

衆收破軍之敝守邯鄲守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

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

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

禍未復而欲以罷趙罷音疲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

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

以休兵之休息承趙之敝此乃強兵之所以亡而弱

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

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即下魏牟若莊

侯同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魏東歸應侯曰公子將行矣

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

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

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

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

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不忘於

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彪謂此言者

也有能書諸紳銘之几杖勤之盤盂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嘗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

人多若少多猶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

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

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則橫行四海，故事有

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後

在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

元作齊此言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

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

不可得之小梁，不可復得歸也意者臣竊為君不

取也。君曰善，君字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

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

國策趙六

五十六

美也

迎客面之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

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

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

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元作

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

「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

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

之，奚虧於王之國？」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

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

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岐曰且王之

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駕犀首，駕驂以陳

蘇秦從時也先帝蘇秦從時也為先王蘇秦從時也者同也

軫傳言行與燕趙之王有故蓋而駟馬服以與秦

角逐角有爭意秦當時避元作適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

克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騎元作

拑也輦車旁也輦喻故云

或謂建信君君補之所以事王者色也也膏之所以事

王者智也人名趙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

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

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

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

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候其事則膏之事

有不言者矣新治者多不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

國策趙六

之軸今折矣不勝事之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

厚任膏以事而能作重責之末期年而膏亡走矣

彪謂對人之不可知其矣智知所無奈何彼厚任以事膏以為不世之遇矣彈力畢慮恐不路焉而

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賢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昔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同公猶而獨以趙惡

秦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獨言趙何也魏殺呂遼元作遺而天下

交之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今收河間不信

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文信亦秦所重今君唯飾

元作虛懼秦偽侯文信虛與之猶且知之也秦猶

知其不善已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

無功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趙人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

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為丞爵五大夫文

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言已待之厚希寫

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

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

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同伺時賤而買雖貴已

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紂之拘於

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項羽紀成臯北門注卒斬

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名旗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

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

君不取也

國策卷六

五十八

魏尅音介元作尅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繩以

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蹠獸虎之情非不愛其蹠

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

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

言王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

不且急如此此召兵也兵趙兵內應者必有大臣

欲衡者耳橫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

贊者美其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

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

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

上第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

伯之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

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敵兩國戰必有一

疲以兵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

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

實元作實即下致地而臣切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

窮猶困也困於不得見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

臣也重猶難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

非若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言實通與私非然

則智不足者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

行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

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行為齊致尊名於王天

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

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

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効之前齊先重

王故天下盡重王行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

秦之強以無齊行之故重王燕韓補魏自以無齊

故重王趙得齊故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四

國重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非然

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非然則欲輕王以天

下之重取并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
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
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
賤張歎貴趙莊者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
趙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
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亦官曰臣請為卿刺之
客若死客謂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疑其無章建
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
不做以殺章故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為廬陵君孝成弟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

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無如對曰秦
王昭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前事耳今燕一以

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
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
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行所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
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俛元作首

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
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
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背交淺而

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

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席設而廕而廕

庇桑桑之能庇人者於之取廕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

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

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荀趙王曰三字今外臣

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此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然亦得為此史本其初言之故因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

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

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

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

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

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

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

今治天下舉錯非也舉置也有舉有置國家為虛戾而社

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

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雍癰同桑中有

蠹則外礙如人之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

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

曰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

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

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照天謹備其所憎而禍

在於所愛彪謂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

此章肆直而慈惠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實之座右

悼襄王孝成子元年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因留之世元作鈞秦為之謂文

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

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

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

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

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

與接意而遣之趙記二

國策趙六 卷二

幽王悼襄子元年

文信侯出走始皇十年免相就國與司空馬不韋之

趙趙以為守相守假官也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

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秦官屬習

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

之戰設者無其事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

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

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

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日不如司空馬曰

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

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

為之儲

秦王謂陳軫以其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

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

說於得地趙猶有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有患於

守之者秦所患也秦受地而卻元作兵趙守半國以自

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

之憂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為大王

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

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

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

之半以強秦刀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

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也筆以書

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未嘗為兵為猶治也

臣元作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趙王不能將

不用馬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

事大王願自請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

令列女傳有趙津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

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元作

用趙必亡平原今日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

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

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不其

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

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王令人代使趙

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王令人代使趙

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曰將軍戰勝王觴

將軍將軍為壽於前王壽而捍匕首

論判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不足當

死武安君曰緞名牧病鉤如短個身大臂短不能及地

起居不敬拜起居問王起居也恐懼死罪於前不敬者其

罪死故以此懼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緞請

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捆就也蓋

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韻捆門捆也又捆纏之

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

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縮劍

將自誅縮當作縮集韻引也抽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官中過

元作司字行空馬門宮趨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

斬之不知遷捨此出門也諺別右與劍將

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徵猶也口銜

死即柱以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此七年邯鄲為秦

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乎嗟亦司空馬

又以謂元作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

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

用也元在秦策彪謂從橫之說皆有為也患諸侯

怨併力合慮而西雖不可於事變不惑小利不脩小

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約不堅秦兵

不謬哉夫以全趙而猶惴惴不自保彼安能守半

以自存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
而殺李牧無與司空馬平原今非篤論也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之李牧數

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

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

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史作聚

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月王翦因急擊

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史作遂滅趙牧

有

凡六十三章

國策

鮑氏國策趙卷第六

